

火

寶隱夫著

火

竇隱夫著

火

目 次

這條路	1
悼魯迅先生	4
寫給白戈	6
三人	9
誰是爸爸	11
我們的友人	13
詩	16
再建	18
重逢	20
毀滅	22

向東北去	25
我曾經想過	27
送友人赴綏遠勞軍	29
通車	32
鎗之歌	34
眼也給打腫了	36
秋	38
題合照	42
他回來了	45
摸摸你們的生殖器	48
火	50
致「編輯家」	52
饑餓	54
二萬五千里	57
退却	60
向世界去	6
醒來吧，滿洲！	

一面坡（合唱詩）	65
炸車的餘波	74
防俄（合唱詩）	77
一個詩人的故事	88
寫在書後	112

這條路

是生路，是死路，
在這一條路上；
有的前進，有的徬徨，
在這一條路上。

裝出的嚴肅，
做出的怪樣，
有的濟後，有的回頭
在這一條路上。

在這路上，
「祖父」曾經走過，

生活的重担壓死他了，
在這他不曾走完的路上。

「父親」也是這樣。
一步步的前走，生活的重担
對於疲勞的人却更重了，
他也死在這未曾走完的路上。

天要黑了，
第三輩人仍走在這路上。
最後的旅程就在今夜，
這路，只騰最險惡的一段了。

有的前進，有的徬徨，
裝出的嚴肅，做出的怪樣，
黑夜裏，應有盡有的怪樣；
在這一條路上。

「祖父」挑不起重担死了，

在這一條路上。

「父親」挑不起重担死了，

在這一條路上。

最後的旅程就在今夜，

在這佈滿荆棘的路上。

第三輩人將要結束這路了，

死的人，却不是從「祖父」開始。

悼魯迅先生

讓我再看幾眼吧，
他是那樣平靜的睡着。
這雖不是初次的見面，
却是最後的永訣！

我偷偷的拭着眼淚，
也有人同樣的做着。
週遭裏呈現着無數愁慘的面孔，
他們失去了些什麼？

天氣是這樣陰黯，
有人說是殞落了巨星一顆！

僅僅的獻上花籃一個，
但小小的籃兒能夠裝進什麼？

這悲哀只有你的讀者知道，
當此亡國無日的時候——
許多事，誰再向他們解說！
他們一定會明白，這時代失去了什麼？

寫給白戈

當我看見，看見你
衣服仍舊是那樣襤褸，
精神仍舊是那樣飽滿，
使我想起已往寫給你的詩篇：

「是一尊大砲，
又是一個哨兵，
鷹的鼻，令人消魂的眼」！
就好似隔世感。

春風吹不進鐵窗裏，
成天無聊的數着一二三……

望天空，天空成一線，
平視去，高牆隔絕了人間！

我痛恨光陰的逝去，
使我心已僵化，兩鬢斑；
我希望生活早改變，
却又嫌日子過的太遲緩。

雙手抹去了窗櫺上的鏽，
到如今，早變成了近視眼。
朋友啊，難道這仍舊是人間，
誰相信，我們又重逢在這人間！

朋友啊，讓我多多看幾眼，
讓我把你襤褸的衣服看百遍，
這世界，對牠的作家是如此：
怨恨嗎，那就請你坐牢監。

聽說你已經有了愛人了，
聽說你們的結合是那麼美滿。
怪不知道，你笑迷迷的臉——
向我解說着今後應當怎樣幹！

我看見，看見你
精神仍舊是那樣飽滿，
就好像受了交流電，
朋友呵，我們應當起來幹！

三 人

緊握着手，肩並着肩，
螢光照不透的暗夜，
他們走着，談着天。

她，面孔不漂亮，
又是近視眼，
愛人嫌她「太危險」。

是一尊「大砲」，
又是一個哨兵，
鷹的鼻，令人消魂的眼。

瘦長的影子，白的臉。

他們走着，

從自由討論到明天。

手握着手，肩並着肩，

向前，在這燈光照不透的暗夜，

他們迎着明天！

誰是爸爸

「媽媽，到底誰是爸爸，
怎麼今天一個，
明天兩個，後天——
天天的增加」。

「孩子，快不要傻，
讓人聽見就要笑話」。
「到底是啥個事體呀？
告訴我吧，媽媽」。

「前天缸裏沒米，
你爲什麼要哭泣？

我們這裏都是如此，

沒有生活可做，那有什麼法子呢」！

一九三三年

我們的友人

——獻給一位異國的軍人——

我們謹謹的向你致敬，
不相識，連名字也不知道的友人，
你幫助弱小民族的心，也只有我們——
深深的刻在我們的心中。

駕駛着一部汽車，
滿載着消滅弱小民族人們的毒菌，
——殺人的利器，還有軍用品，
運往前方，去消滅「匪軍」！

是不是你想起了自己的命運，

爲人家擋炮灰的命運；
喚起了階級的良心，
你纔變成一個「大逆不道的人」！

是不是你想起了「一二八」的教訓：
你們殺死我們，便少了一個友軍，
將軍却冒了你們的功勳，
有爵位，胸前的勳章猶如天上的繁星。

你們，還是一個窮兵，
從上海調到滿洲，
這便是天高地厚的大恩，
——命令你們再去殺人。

我們殺了你們，
也只是滿洲的原野裏多添座新墓，
誰去聽，母親的哭泣，

妻子的眼淚變成斑斑的血痕！

是不是你想着我們是同一命運，
都是被壓迫無告的人，
你纔將一車軍械送給「人民革命軍」，
使他們拿上它，來解放我們和你們！

你雖然已經犧牲，
中華民族的解放史上却添上一段新文：
「××的勞苦兄弟們，
都是我們的友軍！」

詩

用我們的筆，
寫出你偉大的名字，
讓世人諷誦吧，
那就是你了，詩！

是誰在你的臉上塗着墨漬，
是誰在你的身上畫着十字？
那只是鬼符，咒語——
已經不是你了，詩！

痛苦人們的心中有你的原素，
勞動人們的嘴裏有你的韻律，

用我們的筆寫出你偉大的名字，
那就是你了，詩！

當你倒楣的時候：
我們的筆並沒有停止，
不是那麼可笑的，
勞動人們的心上，有一天會充滿了詩。

再 建

輕輕的提起了樁，
重重的打在地上，
鬆的土變成水門汀樣，
鞏固了基礎才好築牆。

將磚一塊塊的堆砌，
將瓦一塊塊的擺上，
完工的日子近了；
建的人，感到失業的恐慌，

海風一陣陣的吹盪，
岸邊上出現了一座新房。

新的屋雖然脫去了舊時的古老式樣；
但也掩飾不了戰後的荒涼。

願從此不再打仗，
誰說弱小民族的抵抗是不應當？
願從此世界上不再流血，
誰能制止侵略者的無饜心腸！

海風一陣陣的吹盪，
黃瘦的臉，誰知道他就是這建築的工匠。
戰神呵！爲了仁慈
你就不妨再製造一次屠場。

舊的房已經變成了嶄新的房，
黃瘦的臉仍然是營養不良。
斷的壁，說明了戰後的景象，
枯的枝頭散佈着一抹夕陽。

重 逢

哈，姑娘，
我們又見了，
只是數月呀，時間並不算長，
皺紋出現在你的臉上。

你想麼，我也在想，
我們手拉着手兒：
叙一叙別後的情況，
你想，我也在想！

丈夫虐待你了沒有？
公婆打罵你了沒有？

生活的重荷使你憂傷，
那個不是同你一樣！

淡藍的衫兒幾時添的？
請說呀，姑娘。
我要在這裏久住了，
等着那豌豆花黃。

憶起前年你摘的豌豆再放在我的手上，
去年，我來時地裏光光；
今年哪，我又來了，姑娘！
要在此地久住了，等着那豌豆花黃。

毀 滅

白雪上凝結着血塊，
曠野裏堆積着屍骸，
到明年春風吹來，
紅的花，將要朶朶的開。

黃河水不平的流，
吐不盡它所有的憤怒，
洗不去你們的鬼計，陰謀，
洗不去這歷史上的恥辱。

收復失地，到東北去，
這喊聲震顫了宇宙，

是我們的要求——
也是中國人一致的要求！

我們只借一條道路，
決不在這裏停留。
五年了，也總到了收復失地的時候？
自己不去，爲什麼還弄着陰謀！

一千次，一萬次的謹慎，
也解釋不了這次的疏忽。
毀滅了民族解放的先鋒，
這不能只說是「地理不熟」！

機關鎗睜着鬼眼，
躺下了我們英勇的戰士，
拆去了民族解放的旗幟，
讓敵人歡喜吧，你們的陰謀！

偉大的你們暗中的擺佈，
却能够暫時中斷「到東北去」的歡呼！
五年了，十年了，永遠下去
是我們的疏忽，也是你們的陰謀！

那「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呼聲，
你們聽見了沒有？
躺在血泊裏的人們這樣喊着，
這也總算回答了你們的鬼計，陰謀！

回東北去

回呀，回東北去吧，
那裏不是飢餓！
趁着久斷絕的「北甯通車」，
勝利的——「一面交涉」，
回故鄉去！

祖父建築的老屋還在着吧？
父親種植的竹園想是沒人偷偷斫伐吧？
旗幟雖然易了，
苛捐，雜稅不知可會廢除？

亡國的只是我們，

並不干別人甚事！

回呀，回故鄉去吧，
趁着「一面交涉」的勝利，
只有自己回東北去！

我曾經想過

我曾經想過，
將來的世界會變成大的火場，
到那時，女人的口紅，胭脂，
也會變成燃料。

我曾經想過，
將來的世界會變成大的花園，
到那時，月季花開出朵朵，
微風，細雨打着。

到那時，放火的人兒已經沒有，
栽花的人兒也已死過，

月季花下，綠草茵上，
跳躍着新的天使。

送白薇赴綏遠勞軍

朋友，你去吧，
帶着你的病痛，
帶着你的使命，
向塞外，向雪中！

那裏有我們的兄弟，
中華民族解放的哨兵。
他們正在追殺着敵人，
抵抗着北風。

朋友，你去吧，
以你的熱情，代表出大眾的呼聲：

「我們向你們致敬，
你們是那樣英勇！

「滿洲的父老等着你們，
就好像草兒盼望着春風！
你們要一勞永逸，
完成你們光榮的使命！

「收復失地，到長春去」！
這是我們一致的呼聲。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接替死者虛下的崗位
一顆彈，一個人也要同民族共死生」！

「朋友，你去吧！
去看看戰士們的傷口，
向他們去說：「這血並沒有白流，
永久的紀念是在我們的心中」！

朋友，你去吧，
向他們去說：
「你們空前的偉績，
便是解放中華民族的先聲」！

朋友，你去吧，
向塞外，向雪中，
帶着你的使命，
傳達給每個守衛國土的哨兵。

二十五年冬于故鄉

通 車

喘着氣，流着汗，
在已生鏽的軌上奔馳，
通車了，
「一面交涉」的勝利！

人們的心上打着烙印，
「長期抵抗」的真諦。
通車了，車頭冒着烟，
向滿洲馳去！

流着汗，喘着氣，
在已生鏽的軌上：

載着憤怒，載着火種，
向滿洲馳去！

通車了，「一面交涉」的勝利！

鎗 之 歌

我讚你，鎗，
你的偉力，
統治了這世界，
你造成多少無辜的死！

人的手動了，
你的口張了，
命中了前面的靶子，
你造成多少悲劇？

你的偉力，
演成最黑的一幕，

今天，拿你殺人的人，
把你當成了他的工具！

明天，拿你殺人的人，
把你當成了他的工具！
你的偉力，
就是最黑暗，和最後的一幕。

把你當成了他們的工具，
威嚇着奴隸，敲打着奴隸，
一個人死了，暫時的
別的奴隸統統被你的偉力屈服。

世界變了，
人的手動了，
當你再睜開眼的時候，
認一認你舊時的主人吧！

眼也給打腫了

姑娘，是誰打了你？
頭也青了，眼也腫了，
打的人
難道就沒有感到手痛？

是你搖舢板的公公
爲了生意不好遷怒於你麼？
大家沒飯吃的現在，坐舢板的人
已經改乘只化幾個銅板的渡船了！

是你填房的婆婆借故毒打了你了？
當然你們就是她眼中的釘刺，

爲了自己兒子舳板的承繼
這是必要的。

是你開汽車的丈夫受不了老板的壓迫……
世界就是這樣煩惱的，
對於窮人，會讓你瘋狂呀；
姑娘，誰打了你了？

秋

是秋天了，

中國！

你可曾記得：

那個強盜，手裏拿着槍的——

臉上搽着粉——

搶去了你的地，

屠殺了你的人，

捏住你喉嚨，

同你兒子通姦的那人！

那個日子，

最傷心的日子呀，

「九一八」又來了！
你打算怎樣，說呀：
不理麼，不睬麼，
它會一年一次的來的，
能够麼？健忘的你呀，
中國！
一點也不吝嗇的將它忘記麼？

那支黑手，伸進滿洲
已經三個秋了，
白山更加白了！
（那是骨骸的堆積！）
黑水變成赤了！

你忘記了，
中國！
你每個兒子都從你這遺忘中死去了！

「黃禍」是可怕的麼？

這是什麼意思？

你忘記了，

中國！

你每個兒子都從你這遺忘中死去了！

有人，還在記着，

他們滿洲的兄弟，

被強盜宰割着的兄弟們呀。

受苦的滿洲人還在記着：

身上的傷痕！

「九一八」！

一年一次亡省的日子。

是鐵的環，經濟的環，
緊鎖了滿洲的兄弟！
緊鎖了東亞，西歐的兄弟！
你忘記了，
中國！
歐洲兄弟們記着，
亞美利加的兄弟們記着，
滿洲的自由——
就是他們的自由呀！

題 合 照

我的像上有你，
你的像上有我，
我們坐在一起：
幾個靈魂變成了一個。

你是那樣熱情，
好像一團烈火，
熊熊的火在燒着：
把我們幾個變成了一個。

你的筆兒巧妙，
能繡出團團的花朵，

將來朵朵的花兒開放，
你會是樂園中的園丁一個。

用不着背你流浪的歷史，
這就是你「取之不竭」的寶藏，
將這時代告訴世人，
你是我們當中最好的一個。

去吧「春的感傷」！
從此你不願再這樣歌唱，
如今我們誰不是說：
你是我們當中的一個。

聽說你是一位戰士，
必定是打靶準確，
願你多多的練習，
到將來一彈一個。

說不出慚愧的是我，
受盡了人間的折磨，
從錯誤中我纔明白：
只有學習才會變成有用的一個。

我的像上有你，
你的像上有我，
我們永不分離，
我們是集體一個。

他回來了

——替一個朋友作的詩——

親愛的，你回來了，
你知道，我是多麼快活，
大家是怎樣的喜悅，
我就恨不得將你永遠的抱着。

往事由它去，
是你的錯？是我的錯？
這是什麼人製造的錯；
都用不着再說，還不是這社會的罪惡！

我不是喀墨沙你也不是德米特里公爵，

我們都是這時代的另一個——
意志支配命運的傢伙。
親愛的，你明白這自然算不得良心的「復活」。

我不離開你，你不離開我，
小寶貝，快走吧，
伙伴們決不會在前面久等着。
你聽聽，他們唱的那雄壯的進行歌。

親愛的，好久沒有聽你唱過歌，
不要那夜鶯吟，要聽你海燕歌，
同伴們都是這樣在唱着，
我們的歌，掃盪黑霧破寂寞！

小寶貝，難過真是用不着，
你的臉兒雖瘦精神多，
走啊，伙伴們見了一定會這樣說：

「我們的哨兵又添一個」！

摸摸你們的生殖器

寫給德國人

摸摸，看掉了沒有！

有錢時趕快去保險，

因為，法西斯蒂的典藉中

就不允許你們有這種自由！

「總理」也曾為你們打算過這事，

摸摸，如果是已經掉了，

也請你們不必流淚！

那就好了，馬上

便可以離去時常為飢餓同你們爭吵着的妻，

再也生不出能夠參加——

同你們自己般的、一九一四的兒子：

因為，法西斯蒂的典藉是如此！

火

王德魯伯的死

他去了，向斷頭台去了，
那傻子，
法西斯蒂的密探，
向斷頭台去了。

請說吧，火是誰讓你放的，
說出這事件的兇手：
燒死德國人，
燒死世界人的陰謀，
紅的火，繚繞着黑的烟，
法西斯蒂的火呀！
也只燃燒起了階級的仇恨！

燒死你了，
陰謀被揭穿了，
第一次的火，
便是爲法西斯蒂舉行的葬禮！

致「編輯家」

你們是那樣愚蠢，
愚蠢得不近人情，
將別人的稿子胡亂塗抹，
就好像「佛頭着糞」！

你們是那樣愚蠢，
愚蠢得好像妄人，
自己既看不懂，
又何必「自欺欺人」！

你們是那樣愚蠢，
骨子裏奴才成性。

好好的「人」不去做——
拍馬却不敢後人。

我不相信文壇會長久如此，
被你們這一羣渾蛋佔據。
到將來會有一個肅清掃除的日子，
把你們這一羣渾蛋東西掃除。

饑 餓

太陽的光芒放射在窗上，
我的頭有點暈脹，
我的心有點發慌，
空腹內陣陣的鳴響。

春風在窗外盪漾，
五月裏鳥語花香，
我在小屋內徬徨：
餓火陣陣的向上飛漲。

霎時間週遭裏變了模樣：
大地在那裏旋轉，

眼前成了漆黑一片，
再不是那明媚的春光。

我想起那櫃台人高的當舖，
早已經把東西當得精光。
房間裏只賸下空桌空床，
可惜這些傢伙都不值一錢！

我想起街上的飲食商店：
是一塊麵包，或是一節臘腸，
甚至是一團糝飯……
我詛咒着牠們的老板。

太陽已經走到了西邊的天上，
空腹中由疼痛變成了悶脹，
我想到了偷盜，想到了搶……
我詛咒只保護富人們的法網。

我擡頭望着夕陽下的教堂，
我高喊神父們是騙子，是流氓，
只爲你們無恥的說教，
不知道造成了多少罪惡在這世上。

我心中的餓火變成了怒火，
我要發出生命最後的歌唱：
我詛咒，詛咒這不合理的現象……
空中的夜霧在窗外飛翔。

二萬五千里

二萬五千里，二萬五千里，
從華南到西北，
我們是中華民族解放的鐵騎；
我們是中華民族解放的鐵騎！

爲了活的路，我們
離開了華中，走向華南，
又走遍了華西！
我們是不願爲奴隸人們的集體。

我們喊：兄弟們
放下你們的鋤頭，

走出你們的工廠，
在東北來了敵人，我們要走向東北。

我們喊：兄弟們
掉轉你們的槍頭！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精銳；
大家團結在一起，收復失地！

二萬五千里，二萬五千里。
我們踏遍了中國的內地，
從四方來了我們——
我們是工農兵的集體。

我們喊：收復失地，
到東北殺盡漢奸，傀儡，
到華南撵出去矮鬼，
我們是中華民族解放的鐵騎！

我們喊：停止一切內戰！
在東北有了共同的敵人，
大家團結起來走向東北，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精銳！

二萬五千里，二萬五千里，
把我們鍛練成了解放人類的鐵騎，
從華南到西北，有一天
滿洲的原野裏將插遍我們的×旗。

退 却

沒有人，也沒有狗，
在房上，出現了幾個窟窿。
風吹着牆上的紙，
紙上的言語在風中跳動。

沒有人，也沒有狗，
曠野裏，兀立着礮堡，
面向着城。
誰知道不起效用！

他們走了，留下一座空城，
紙上的言語在風中跳動。

活的人，却載着活的字句：
他們走了，離開這碉堡重重！

新的地，雖然不是舊有的城，
活的人，却載着活的字句：
向世界傳播開去：他們走了
留下了碉堡，留下了城！

向世界去

雄壯的歌聲，
雜着孩子們的哭鬧，
就是一匹雞
我們也要把牠帶着走了。

婦人們有點留戀，
撫摸着房門，
眼巴巴望着田野，
「我們要走了」！

綠油油的幼苗，
一年一次的生出，

讓牠荒蕪吧，
反正那裏沒有土地。

憶起去年的夏季，
麥穗垂着頭黃了，
來幫同收穫的人兒：
就是我們的軍隊。

二

「媽媽，還沒有鹽麼？
我的眼快看不見了」！
「等一等，你爸爸回來，
就給我們帶鹽來了」！

「我爸爸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的學校還要開會慰勞」。

「聽說前方勝利，
想是快回來了」！

這裏活不下去，
我們要走了！
向有鹽的地方，
向世界去找活路！

雄壯的歌聲，
雜着孩子們的哭鬧，
新人類的流，
向世界，開闢新地去了！

醒來吧，滿洲！

一 面 坡

——一段民衆的說白——

義勇軍一：兄弟們我真走不動了，

打死我吧，

省得連累了你們！

義勇軍二：走吧，血不流就好了，

快！割塊布塞住你的傷口……

義勇軍三：我揀住你跑吧！

義勇軍：難道讓我們兩人都當俘虜（拒絕）？

大家合唱：我們是親愛的兄弟，

不能丟下你，猶如不願丟掉自己的胳膊！

要死我們死在一處！

（後邊的槍聲猶如炒芝蔴似的，近了，近了！）

義勇軍一：我的腸子快流出來了，

你們走吧，

放心，我死也不當俘虜！

（從身上取下刺刀自刎。）

義勇軍二：（回頭）嚟呀，他……

義勇軍三：快走吧，鬼子來了！

大家合唱：（走着）兄弟你死了，

爲大家死了，

爲了滿洲，爲了中國！

一個聲音：中國早將我們忘了！

大家合唱：那是少數有錢的忘八，

多數的勞苦兄弟將永遠記着我們！

幾個聲音：我們就是從關內來的！

大家合唱：兄弟，你死了！

爲了大衆，

爲了自由！

不是鬼子在後面窮追，

我們會將你的屍首舉得高高，

我們會每個人檢起你一片骨頭！

兄弟，你死了，

爲了中國，爲了滿洲！

（飛機在天上翱翔，槍聲，砲聲，在後邊緊逼
。）

一個聲音：兄弟們散開！

飛機來了！

飛機來了……

森林裏

領 袖：點點我們還有幾個？

一個聲音：二十三個連你。

領 袖：兄弟們，我們雖然活着，

但是失掉了我們的主力！

怎麼好，外面都是鬼子，

我們豈不都要餓死！

幾個聲音：衝出去！

領 袖：那我們會完全覆沒！

這種犧牲無謂！

一個聲音：就在這裏也得餓死，

況且，鬼子還會搜林來呢？

聽說不久以前他們還放火燒林，

我們的友軍就被燒死了一百多！

另一聲音：燒死的是鬍匪，

並不是友軍！

領 袖：不，你弄錯了，

鬍匪是鬼子的奸細，

并且還同××××有勾結，

專來消滅我們的！

一個聲音：不錯，在喜峯口他們就三位一體，

——還有××的軍隊呢，

繳了械，他們就槍斃了俘虜！

領 袖：不要搬陳賬了，

目前，我們怎樣活下去呀？

（片時默然）

大家合唱：我們不能夠失去主力，

猶如一個孩子不能夠失去他的母親，

失去主力，我們便不能夠生存！

失去主力，我們便失掉了生命！

我們沒有援軍，

我們沒有飯吃，

靠我們的××，××要消滅我們！

靠我們的將軍，將軍吞沒了我們的捐款！

我們不能夠失去主力！

我們不能夠失去主力！

（一個農民服裝的人，匆匆的走來！）

領 袖：奸細！

農 民：老百姓！

領 袖：你來幹嗎？

（從自己膨脹的肚子中掏出了一捲黑而又粗的麵餅。）

農 民：大家吃一點！

領 袖：你怎麼會知道我們在這裏？

農 民：我怎麼會不知道！

還給你們帶有消息來呢？

（接餅在手的人們，忽聽有「消息」便停住了吃。）

大 家：什麼消息？

領 袖：慢點，讓他細細說。

農 民：（低聲）我的兒子在鐵路上當巡警，

他聽說今夜有兵車開來，

是攔你們來的

領 袖：林外有鬼子沒有？

農 民：有的，是于深澗的隊伍，

我就是從嶺上繞來的。

領袖：到底你怎麼會知道我們在這裏？

農民：每次打仗我都要來這裏送飯！

大家：好兄弟！

只有農民才是我們自己的兄弟！

農民：算不了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是中國人呵！

議決

領袖：兄弟們，據這位兄弟的報告，

今夜鬼子要開來兵車，

不用說是追我們主力軍的，

兄弟們，你們有什麼意見？

大家：我們要保存主力，

即使是犧牲了我們自己也都可以。

領袖：（向農民）這裏離鐵路幾里？

農民：大約有十二里吧？就是「坡一面」

那裏是中東路頂肯出事的地方。

領 袖：嶺上的路你熟不熟？

農 民：（毫不遲疑）熟的，我可以帶路。

領 袖：車來的時間呢？

農 民：不誤是十一點三十分鐘。

領 袖：那麼，兄弟們，

我的意見是今晚去炸車！

我們不能等死，

沒有別的辦法！

即使是我們完全死了，

也可以保存我們的主力！

兄弟們！大家……

大 家：同意！

大家合唱：我們沒有援軍！

我們沒有飯吃！

××出賣了我們，

將軍屠殺了我們，

我們雖是一支孤軍，

我們有中國的勞苦羣衆作後備，
我們有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給同情！
恢復滿洲自由的是我們，
打倒×帝國主義的是我們！
爲保存我們的主力必須炸車去！
爲保存我們的主力必須炸車去！
（月明星稀的夜裏，羊腸的小徑上，出現了一長
串黑影，向嶺下走去。）

二十三年于海上。

炸車的餘波

他們真也膽大，
就那麼幾個人，
竟然作出這樣事來。

那一夜也是合該有事，
十一點鐘我便從家裏跑去，
你想，天這麼煩燥，
我是喝了幾盅去的。

跑到「路」上
便看見有幾個人在不遠的地方徘徊，
自然，我心裏就明白

這是以往的經驗哪！
祇要他們不來找我，
那也就够萬幸了！
同時我又當他們是護路的軍隊了，
因為都背有槍呢。
我這樣想不會錯吧？
那兩天那麼緊急，
況且，當天又打過仗，
所以我就大了意。
其實，連你說上，
難道你就真想當亡國奴！
請問，亡國奴真是人當的？

牌子落了，
我便跑進自己的崗位，
剛把旗拿在手裏，
只聽一聲叫（照例車到這裏要放氣）

哈，來了，來了，
霎時間，我昏了……
醒來，這裏是鬼子，
那裏是義勇軍，躺了一地。

不逃，能有命麼？
離這麼近，他們不會說我通「匪」。

防 俄

——一段民衆的說明——

（關外的鄉村，時在傍晚，門前的打麥場上放着一條長方形的桌子，坐在牠的週遭的是許多連義勇軍也不敢當的「安分守己」的「滿洲國」的「順民」，人，老幼都有，數目大約有近十個。）

青農一：三伯，您說這年頭怎麼好！

一天緊逼一天，
真叫人欲活不得，
欲死也不了！

三伯：唉！

青農二：我早就看透了這世面，
「九一八」以後我就想幹，

都是——（中斷）

（望着另一老人）

老農甲：你媽的，綁在嘴上「幹」
你拿根繩子把老子捋死，
再「幹」也不遲，我可怕連累！

三伯：算了，青年人都是這樣火氣盛！

（向青農二）說話小心點，
讓人聽去可不是玩的。

青農三：您們總是這樣說，
張嘴顧全家，
合嘴顧全人，
鬼子的飛機，砲彈沒有眼睛，
牠看不見那是「滿洲國」的「好百姓」！
真的，三伯，
難道您們就不恨？

老農乙：只聽你們吵，我可真怕聽，
等一天時候到了他們自然得滾！

你們記不得了，滿清就是這樣的，
那年我們還在老家（指山東說），
不是一個夜，大家都動手：
「八月十五殺韃子」！
我還拿一把潑刀呢！
凡事由天定，急有鷄巴用！

青農四：年景已經不是那年景，
小鬼子可比「旗人」能，
不見萬寶山，
不見唐馬寨！
不見……
那一次不是他們來找我們的。
等到你殺他，那你早被殺！

（從官道上走來一人，老人們向他招呼。）

三伯：雷二哥坐下來歇歇。

雷二哥：不了，天已經不早啦！

老農甲：你從城裏來，有什麼消息？

雷二哥：好，坐坐就坐坐，

消息麼，有是有的——

老農乙：快給你二叔倒茶。

老農甲：說呀，你的消息。

雷二哥：說什麼，還不是我們倒楣！

聽說鬼子又要佔內蒙！

老農甲：××××方面呢？

雷二哥：不知道……

青農一：（插嘴）還不是依舊不抵抗！

大家合唱：不抵抗失去了東四省！

不抵抗出×了我們！

雷二哥：聽說鬼子在遼寧建築機場十處，

在吉林建築機場十三處，

在黑龍江建築機場十處，

在熱河建築機場七處！

大家合唱：又來屠殺我們了，

又來轟炸我們了！

雷二哥：這些是要向「毛子」進攻呢！

還有呢，派門兵！

大家：怎麼，派門兵！

雷二哥：是呀，派門兵，

聽說村子分甲乙丙三種：

甲村一百戶，要徵八十名，

乙村五十戶，要徵四十名，

丙村二十戶，就徵二十名，

一家去一個，

沒有少的，老的也得去！

大家：噯呀，真的嗎？

你聽誰說的？

雷二哥：我的親戚讀報紙，

說這是「帝國」的意志。

還說前天瀋陽南樹千戶屯

就被徵去了壯丁八十名！

這幾天，我們這裏總也要來的。

（一羣荷槍實彈的「滿洲皇軍」跟着的日本軍官——
，當地鄉紳二向這裏走來。）

大家：（呆呆的望着，猶如熱鍋上的螞蟻。）

雷二哥：（強作鎮定狀）我要回去了！

（口哨聲大作）

日軍官：抓住他，支那土匪（指義勇軍）的奸細！

雷老二：老爺，我不是奸細！

我是前村的雷老二，

這位老爺認識的（指一跟班紳士）！

李紳士：中村將軍，我不認識他。

日軍官：閉上嘴，快說你是幹嗎的？

雷老二：我從城裏趕集回，坐在這裏歇歇氣。

日軍官：（流利的中國話）帶上他，這奸細！

雷老二：老爺我是好百姓！

日軍官：那麼你是打算組織義勇軍罷？

雷老二：我不懂。

日軍官：放刁，「支那豬」！

（回顧李紳士）

這村裏幾家？

李紳士：這村二十家，
總共一百人，
就派三十罷？
我的辦事從來認真，
以後還望將軍您提拔！

另一紳士：我那一村壯丁能派四十個，

中村少尉閣下：

日軍官：大日本天皇的皇恩，
只要足額不必多，
還怕以後用不着，
只要不搗亂，
皇軍從來就愛護老百姓。

李紳士：哦，請將軍您點名：

日軍官：就這幾個嗎？
不够罷（向士兵們）？

到他們的家裏去看看。

（少部份士兵去了，大半還站着。片時後，男工婦女齊哭亂喊的跑出來了。）

日軍官：點一下數目。

士兵一：男的，老少總共十八個。

日軍官：添上他（指雷老二）！

士兵一：還差一個。

日軍官：人呢（向李紳士）？

三十個！

那麼就請你「屈就」罷？

另一紳士：太失體統了，閣下：

日軍官：現在我要向大家報告一下這次「徵兵」的意義：

天皇是解救人類的福星，

是滿洲國唯一的保護人！

爲了擴張皇家的神威，

我們必須大家起來：

「打倒×色的魔鬼××」

(一片聲)：你們拉去我的兒子地就種不成啦，
我們快要餓死了還拉我們人，
你們是強盜麼？
福貴的爸可是不能去！
小女的爺爺是有病的！
這都是李紳士搞的鬼！
「毛子」害了我們些什麼了，
又是給騙去用機關槍排的，
關內人死完了也不來攆走你們……

(女人們的喊聲，叫聲，雜着孩子們的哭聲。)

日軍官：(向士兵們)天快黑了，我們得回去了，

(向另一紳士)明天還來，好好預備！

二紳士：(笑容可掬)明天見！

日軍官：(向士兵們)用繩子拴好他們。

農民大家：我們不是鬍匪，

我們沒有犯法，

爲什麼要拴住我們？

「毛子」壞了我們些什麼，
爲什麼我們要去打「毛子」？
我們不去，
一千個不去！

（一部份士兵顯現同情色。）

日軍官：走吧，趕到城裏吃晚飯哪！

農民合唱：我們是窮苦的百姓，
安分守己的種田，
壞了你們些什麼？
硬要我們去送死：
我們不去，
一千個不去！

日軍官：走吧，走吧，不要再囉嗦，
誰不去就在這裏槍斃！

（士兵們不安的開始向前走動着。）

一片聲：放回我們的人吧，
放回我的兒子呀，

小女的爺爺是有病的，
福貴的爸可是不能去，
放回來呀，放回來呀！

日本的小鬼子，不得好死的！
打死日本小鬼子，打死日本鬼……

（本來牽着衣的手給刺刀嚇縮回來了，一羣兵和被
拉的農民慢慢的消失在暮色裏。哭喊聲的流，變成
憤怒的火舌，舐着滿洲的原野。）

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於海上。

一個詩人的故事

風嘯着。

雲彩一片片的駛過，

月兒藏躲，

星星眨着眼睛。

原野裏燃燒着野火，

這裏熄了，

那裏又着，

寒風吹送着野火。

狗在吠，

鵝也在叫，

雜亂的聲音成了交響；
鷄叫着：「天快明了」！

潮上來了，
浪花變成了泡沫，
波濤追擊着波濤：
海笑着。

貝殼向月光誇耀，
軟沙舒適的躺着，
沒有漁船馳騁，
小魚在淺水處跳。

海岸上出現了一支黑影，
長的髮，蒼白的臉，
仰望着天空，
一雙深邃憂鬱的眼。

慢慢的踱來，
又慢慢的踱去，
欲前，却又站住，
踱來，又踱回去。

望望海，
又望着天空，
踱來又踱回去，
望望海，再看看天空。

風的嘯聲，
海的笑聲，
交織着這夜景，
配合了大地的動。

「呵，生命！」

我最後的生命，
就在今夜了，
呵呵，可寶貴的生命：

「天空呵，流雲呵，
你汪洋的大海，
你狂飈的風，
再不得歌咏你們了！

「誰能夠了解我的心境，
誰能夠給我以同情，
呵，你殘酷的人間，
呵，你血腥的暴政」。

他望望海，
又望着天空，
踱來，又踱回去，

望望海，再看看天空。

「你偉大的海，
我想起被你淹歿的雪萊，
詩人哪，你不是曾攻擊過英國制度的腐敗，
它那有如今到處的血腥。

我想起了紀元前的屈平，
他寧願跳江，也不願看見苛政，
五月五日那紀念的日子，
憂怨的「離騷」永存在人間。

「我想起被放流的雨果，
到處奔波是爲了共和，
他偉大的名字
在每個法國人心中刻着」。

他慢慢的踱來，
又慢慢的踱去，
欲前，却又站住，
踱來又踱回去。

「我想起古羅馬尼祿的暴政，
被殘殺的教徒如今那裏沒有，
自殺後的自己
留下了萬古的罵名。

「我想起了焚書坑儒的秦朝始皇，
還不是同尼祿一樣；
被坑的儒並沒有死絕，
自己的統治早就崩潰。

「我想起了沙皇尼古拉二世，
血腥的屠殺

只是促近了自己的死期，
他那裏想到別人在斷頭臺上的滋味」。

欲前，却又站住。

「呵呵，寶貴的生命，
難解決的矛盾……
波濤呵，我要隨你來了……」

「先生，何必輕生，
是失了戀了，
還是爲了貧窮？
不要把生命當成兒戲」。

那傍的舟上，
坐着一位姑娘，
偏斜着頭兒相問：
舟兒隨着波濤前進。

「你是何方精靈？

快快的走去；

請不要纏繞，

我是將死的人！」

「好不懂事的先生，

請不要張口傷人，

我好意的問訊：

怎麼就見得我是精靈？」

「唔，是我錯了

我向你陪個小心。

想比你是漁家的姑娘，

迷失了路徑。」

「不錯，迷失路徑有人，

但那是先生！
說什麼我是漁家姑娘，
我是特來給你指迷的人。」

「謝謝，用不着你指，
女孩兒家何必多事：
你那知道我心中的煩悶，
快走開去，我要死了……」

「嘻嘻，有趣的先生？
那有見人死不救——我沒有那麼忍心。
快來坐在我的舟兒上，
我替你解決煩悶。」

波濤洶湧，舟兒不穩，
他眼中的光芒
反映出她臉上的紅暈，

促膝對坐着兩人。

「說呀，你的煩悶？」

「到底你是不是精靈？」

「你猜，先生，

看我是什麼精靈？」

「請不要再叫我先生——

真難聽的先生——

你就叫我一聲詩人，

也並不低你的身份。」

「失敬了，不知道你會是詩人！」

「出過幾本詩集，那算什麼；

我想你是魚精？」——

「錯了，魚精那能够變人？」

「我想，大概你不是繆斯？」

不錯，我叫 Euterpe 。

「噯呀，我的詩神！

可憐我吧，給我指出迷津！」

「快起來呀，太難爲情，
女孩兒家從不會給人家指什麼迷津？
太對不起了，詩人！」

「詩神，詩神，詩神……」

「我叫潘德，並不是詩人。」

「何必客氣呢，詩人，
剛纔你不是要我稱呼你爲詩人！
「快不要拆煞我了，詩神……」

「快說你有什麼煩悶？」

「呵，呵，詩——神——詩——」

「不要肉麻了，先生，
我叫 Euterpe 什麼詩神！」

「呵，神，姑娘！
我，我，我，煩悶！」

「潘德先生，你爲什麼要煩悶？
是失戀了，還是貧窮？」

「請允許我這樣稱呼——Euterpe 姑娘，
既非失戀，也非貧窮。
聽呀，姑娘：
這世界上那裏不是佈滿着血腥。」

「沒有呼痛的自由，
沒有生命的保障，
請說呀，Euterpe 姑娘，
活着那如死去！」

「詩人，你想過沒有？
人生到底能死幾次？」
我就是這樣想起：
所以纔沒有冒昧從事」

「呵，先生，我勸你用寫作排除煩悶：
但丁就是前例，
彌爾頓也曾以此成功，
他們都是僅有的偉大詩人。」

「那黑暗的世界，
這汪洋的大海；
姑娘呵，讓我何處歸去？
讓我何處去寄托煩悶！」

「儂氣可掬的先生，

你真像一個天真的小孩，
只要你不再去尋死，覓活，
自然有你生存的世界。

「決不，Eurerpe 姑娘！
誰願意死呢？」

「前面不遠就是荒島，
你可願到那裏暫避？」

「罷，罷，姑娘，
將來會不會有光明的世界？」
「一定有的——
不過，那是將來。」

島兒生在水中央，
枯枝搖曳果實香，
此地雖非桃花源，

沒有暴政沒兵荒。

鳥兒叫，鳥兒唱，
太陽出在正東方，
風息了，浪靜了，
天上雲彩飛跑忙。

「我要去了，詩人，
因為我的事務繁冗，
舟兒給你留下，
你好到海中去巡行。」

「姑娘，那可不能，
你要走了我會仍舊煩悶。」
「悶了你看看天空，
悶了你看看浮雲，

望你好好的創作，
三年後我就再來。」
「你真要走了——
呵，姑娘，呵，女神！」

「熱情的詩人，
我被你真摯感動，
——吻我的手吧，
保重你的青春！」

一霎時踪影兒全無，
似飛鳥，沒有翅膀却也飛去。
全島上響亮着聲音：
「保重你的青春！」

鳥兒的歌唱依舊，
天空裏散佈着閑雲；

時光好像沙漠中的駱駝
緩緩的，緩緩的前進。

好像是銀裝成的世界，
沒有往日鳥兒的歌唱，
沒有往日詩人吟詩的聲音；
島上的一切都現出暫時的靜。

太陽出來了——鳥兒在枝頭上叫。
幾處被溶化的雪下
已經蘊藏了春。時光慢慢的，
慢慢的，但也是易逝的光陰。

他步出了巖穴，
望一望海，
再擡頭仰視着天空的浮雲，
驀地裏又起了「生」的煩悶。

「人生就這樣悄悄的生來，
再悄悄的死去，
不爭生存，也不要貢獻；
這叫做什麼人生？

「可恥的逃避呵，
不敢面對着真理——
強者的瘁笑，弱者的哭泣——
你聽見了沒有？

「寫詩有什麼用處，
讓鳥兒去讀麼？
讓海水去聽麼？
還是付諸於幽靈！

「荒島上雖有自然的美景，

那能够抑制我懷念的心情：

呵故國，浸在水深火熱中的人們，

想起了，我的心就如針刺般陣陣的疼痛！

「閉上眼就看見統治的工具——鞭子，電刑，

睜開眼又想起被割宰——不準你出聲。

難道說這就是造物主的註定——

爲什麼多數人的命運反被少數人操縱。」

他望望海，

又仰視着天空，

只有鳥兒在枝頭反應，

好像說：「煩悶吧，先生！」

「呵呵，Euterpe 姑娘，

我想起了你，

詩神呵，救命的恩人呵，

你怎麼一去不回。

「三年你讓我怎麼樣等，
如今纔過第一個隆冬。
春天什麼時候會來，
夏天，秋天，又怎麼容易過去。」

「天堂裏是不是快樂無比？
地獄裏是不是就沒有門？
這荒島，人間的荒島——我實在無福享受，
因為我不是一個神仙，只是一個人！」

「一個人，離開了人間他能不能夠生存？
自殺，自然是不對，
逃避——我覺得這也是迷信。
姑娘呵，我終於只是一個凡人。」

「姑娘呵，我的詩神，來吧，
你望穿了我的眼睛，
望碎了我的心——
呵呵，你——神……」

白馬兒奔馳，
車輪兒前滾，
駕馭者微欠着腰，鞭兒握得緊緊，
素車裏坐着一位美人。

「是那裏發出的聲音」——女人的問。
「荒島上有一位詩人——
在那裏盼望他的詩神。」
「去看看。」車兒隨着流雲。

「呵呵，你來了，
我幾乎等得發瘋，詩——

呵呵，失敬得很！
你是何方的女神？」

「恕我無禮了，詩人！
我叫 Aurora ——人們稱我為黎明之神，
從這裏路過，
特來訪問詩人。」

「不敢當，你的訪問，
流亡人就好像日居愁城。」

「爲了甚事，詩人！
能不能夠相聞？」

「還不是人生的煩悶。
我咀咒故國的暴政。」

「呵，貴國現在正在革命，
難道你還不知道這驚人的變動。」

「仙人！我不懂。」

「請問你爲什麼要煩悶？」

「無法解決我的矛盾。」

「革命，就是要解決社會的矛盾。」

「呵，真的麼？

竟有這樣事情！」

「難道我還騙人，

世界已經變了呢，詩人！」

「怪不知道幾天來我肉跳心驚。」

「哈！滑稽的詩人，

你跳些什麼？你驚些什麼？

這是人類歷史上必然的變動。」

「呵，可寶貴的變動，

偉大的變動——

醫治了社會，醫治了我的心，

仙人，我要回去了——參加這變動。」

「祝福你的勝利，

祝福你的再生，

願你永遠成爲民衆的良心，

再見，詩人！」

緊緊的打着雙槳，

隨着波濤前進；

遠處，原野裏的野火，

已經變成了火炬。

廿四年元旦日脫稿于海上。

寫在書後

這集子中的東西十之八九是兩三年前寫的，能够出版，真是連做夢也不會夢到過，現在畢竟是與世人見面了，我不能不感謝一向保存牠們的懋庸兄及小妹妹珊瑚，假如牠們還有一點好處的話，這都是他們之所賜了。

作者 二六年某日于海上。